

<<短篇小说精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短篇小说精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5441294

10位ISBN编号：7535441297

出版时间：2009-8

出版时间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胡平 编

页数：483

字数：5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短篇小说精选&gt;&gt;

## 前言

60年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是辉煌的，这个自不待言。

我想说，即使在小说创作的重心已转向长篇小说的今天，小说家族中业绩最辉煌的还是短篇小说。

如今长篇小说年产1200部以上，新时期以来成长起来的成熟小说家们大都在攻长篇，但形势依然是：短篇比中篇强，中篇比长篇强这是因为，以期刊为阵地的短篇小说创作经历过最严格的训练。

每一位知名作家都体验过被退稿的痛苦。

掌握着期刊的资深编辑们心中自有一定之规，他们可以帮助作者逐步修改稿子，但不会轻易容许不成熟的作品出笼。

于是，几乎所有作者都曾经呕心沥血地探究过短篇小说创作的奥秘，把他们的心得和创作谈汇集起来，可以构成短篇小说创作理论的庞大体系。

至于长篇小说，情况就很有不同。

当作家们由短篇而中篇最终进入长篇创作时，他们大都已享有盛名，创作便进入怎么写怎么有的境界。

重要的是，关于长篇小说，无论编辑还是作者，都缺乏完整的概念，理论上少得可怜，想搜集一些作家们关于长篇小说艺术的创作谈，都很困难。

大家都在无师自通。

进入网络时代后，无门槛发表的境遇，又使一批新的写手横空出世，唯以点击率分出高下，长篇小说便更成为自由竞争的领域。

青年作家们不必再经过短篇小说写作的训练，甚至无须编辑介入，处女作就在出版商的支持下风靡市场。

当然，这作品一定是长篇小说，而不是短篇小说，他们对写短篇往往视为畏途，因为，很奇怪，不管什么人，一写起短篇，便容易暴露技法和功力上的缺陷所以，至今，短篇小说仍旧是小说中艺术性最强的部分，门槛最高的创作60年来的短篇小说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，即1949年至1966年解放后十七年的小说；1966年至1976年“文革”十年的小说；1976年至2000年新时期二十四年的小说和2001年迄今的新世纪小说。

对这一过程，已经有过许多正式的论述，在这里不想过多重复，只想强调指出，这60年里短篇小说的发展和变化是显著的

## &lt;&lt;短篇小说精选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短篇小说这东西，去品味的是个精致；好比邮票，表面上大小差不多，却也变化无穷，于细微处见功夫。

短篇小说也是一株植物，随地域、土壤和气候的变化而变化，自身也在进化。

几十年来，已经成长起一批真正的短篇小说家，他们是真正迷上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，如汪曾祺、林斤澜、铁凝、刘庆邦、毕飞宇、阿成、迟子建、徐坤等人，他们总归是比旁人多悟出些个短篇的妙处，更悟出些个写短篇的难处，所以才像有些人迷上围棋那样越下越有瘾，乐此不疲，以后终于成了十足的专门家，这部书中，当然不会缺少他们的作品。

写小说的，只听说过短篇小说家，没听说过专门的中篇小说家、长篇小说家，大概也是因为短篇小说最要技巧的。

因为它受到最多的限制。

写小说时，有时本只想写个短篇，没想到越写越长，成了中篇；或有时本只想写个中篇，写来写去变成长篇的规模，这些事情倒不新鲜，但没怎么听说有把长篇写成中篇、把中篇写成短篇的事儿，可见短篇小说特殊的规定性。

时代变了，但情愿读小说的人总还是有的，情愿读短篇小说的人还应该大有人在。

美国的《读者文摘》和中国的《读者》杂志，上面发表的短篇小说拥有的读者不仅没有减少，反而在增加。

社会生活的节奏加快了，读者会更加喜欢精短的小说。

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读完一篇令人回肠荡气、感到美不胜收的好故事，仍然是现代人的莫大享受。

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小说集。

<<短篇小说精选>>

书籍目录

前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/王蒙小巷深处/陆文夫百合花，茹志鹃“锻炼锻炼”/赵树理新生/林斤澜机电局长的一天/蒋子龙班主任/刘心武旗/南丁陈奂生上城/高晓声月食/李国文受戒/汪曾祺飘逝的花头巾/陈建功寻访“画儿韩”/邓友梅本次列车终点/王安忆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/冯骥才哦，香雪/铁凝琥珀色的篝火/乌热尔图父亲/梁晓声归去来/韩少功系在皮绳扣上的魂/扎西达娃汉家女/周大新狗日的粮食/刘恒塔铺/刘震云厚土二题/李锐年关六赋/阿成鲜血梅花/余华银盾/徐小斌哺乳期的女人/毕飞宇镇长之死/陈世旭鞋/刘庆邦厨房/徐坤清水里的刀子/石舒清(回族)明惠的圣诞/邵丽城乡简史/范小青吉祥如意/郭文斌一坛猪油/迟子建

## &lt;&lt;短篇小说精选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/王蒙三月，天空中纷洒着的似雨似雪。

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，一个年轻人跳下来。

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，客气地对乘客说：“您到这儿来，我不收钱。”

传达室的工人、复员荣军老吕微跛着脚走出，问明了那年轻人的来历后，连忙帮他搬下微湿的行李，又去把组织部的秘书赵慧文叫出来。

赵慧文紧握着年轻人的两只手说：“我们等你好久了。”

“这个叫林震的年轻人，在小学教师支部的时候就与赵慧文认识。”

她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上，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，只是下眼皮上有着因疲倦而现出来的青色。

她带林震到男宿舍，把行李放好、解开，把湿了的毡子晾上，再铺被褥。

在她料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常常撩一撩自己的头发，正像那些能干而漂亮的女同志们一样。

她说：“我们等了你好久！”

半年前就要调你来，区人民委员会文教科死也不同意，后来区委书记直接找区长要人，又和教育局人事室吵了一回，这才把你调了来。

“可我前天才知道，”林震说：“听说调我到区委会，真不知怎么好。”

咱们区委会尽干什么呀？

“什么都干。”

“组织部呢？”

“组织部就作组织工作。”

“工作忙不忙？”

“有时候忙，有时候不忙。”

赵慧文端详着林震的床铺，摇摇头，大姐姐似的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小伙子，真不讲卫生；瞧那枕头布，已经由白变黑；被头呢，吸饱了你脖子上的油；还有床单，那么多折子，简直成了泡泡纱……”

林震觉得，他一走进区委会的门，他的新的生活刚开始，就碰到了一个人。

他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心情跑到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办公室去报到。

副部长有一个古怪的名字：刘世吾。

在林震心跳着敲门的时候，他正仰着脸衔着烟考虑组织部的工作规划。

他热情而得体地接待林震，让林震坐在沙发上，自己坐在办公桌边，推一推玻璃板上叠得高高的文件，从容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他的左眼微皱，右手弹着烟灰。”

“支部书记通知我后天搬来，我在学校已经没事，今天就来了，叫我到组织部工作，我怕干不了，我是个新党员，过去作小学教师，小学教师的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有些不同……”林震说着他早已准备好的话，说得很不自然，正像小学生第一次见老师一样。

于是他感到这间屋子很热。

三月中旬，冬天就要过去，屋里还生着火，玻璃上的霜花融解成一条条的污道子。

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，他想掏出手绢擦擦，在衣袋里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。

刘世吾机械地点着头，看也不看地从那一大叠文件中抽出一个牛皮纸袋，打开纸袋，拿出林震的党员登记表，锐利的眼光迅速掠过，宽阔的前额下出现了密密的皱纹，闭了一下眼，手扶着椅子背站起来，披着的棉袄从肩头滑落了，然后用熟练的毫不费力的声调说：“好，好，好极了，组织部正缺干部，你来得好。”

不，我们的工作并不难作，学习学习就会作的，就那么回事。

而且你原来在下边工作的……相当不错嘛，是不是不错？

“林震觉得这种称赞似乎有某种嘲笑意味，他惶恐地摇头：“我工作作得并不好……”刘世吾的不太整洁的脸上现出隐约的笑容，他的眼光聪敏地闪动着，继续说：“当然也可能有困难，可能。”

这是个了不起的工作。

## &lt;&lt;短篇小说精选&gt;&gt;

中央的一位同志说过，组织工作是给党管家的，如果家管不好，党就没有力量。

”然后他不等问就加以解释：“管什么家呢？

发展党和巩固党，壮大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的，把党的生活建立在集体领导、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。

这样作好了，党组织就是坚强的、活泼的、有战斗力的，就足以团结和指引群众，完成和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任务……”他每说一句话，都干咳一下，但说到那些惯用语的时候，快得像说一个字。

譬如他说“把党的生活建立在……上，”听起来就像“把生活建在登登登上”，他纯熟地驾驭那些林震觉得是相当深奥的概念，像拨弄算盘子一样地灵活。

林震集中最大的注意力，仍然不能把他讲的话全部把握住。

接着，刘世吾给他分配了工作。

当林震推门要走的时候。

刘世吾又叫住他，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随意神情问：“怎么样，小林，有对象了没有？

”“没……”林震的脸刷地红了。

“大小伙子还红脸？

”刘世吾大笑了，“才22岁，不忙。

”他又问：“口袋里装着什么书？

”林震拿出书，说出书名：“《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》。

”刘世吾拿过书去，从中间打开看了几行，问：“这是他们团中央推荐给你们青年看的吧？

”林震点头。

“借我看看。

”“您有时间看小说吗？

”林震看着副部长桌上的大叠材料，惊异了。

刘世吾用手托了托书，试了试分量，微皱着左眼说：“怎么样？

这么一薄本有半个夜车就开完啦。

四本《静静的顿河》我只看了一个星期，就那么回事。

”当林震走向组织部大办公室的时候，天已经放晴，残留的几片云现出了亮晶晶的边缘。

太阳照亮了区委会的大院子。

人们都在忙碌：一个穿军服的同志夹着皮包匆匆走过，传达室的老吕提着两个大铁壶给会议室送茶水，可以听见一个女同志顽强地对着电话机子说：“不行，最迟明天早上！

不行……”还可以听见忽快忽慢的哐哐哐声——是一只生疏的手使用着打字机，“她也和我一样，是新调来的吧？

”林震不知凭什么理由，猜打字员一定是个女的。

他在走廊上站了一站，望着耀眼的区委会的院子，高兴自己新生活的开始。

组织部的干部算上林震一共二十四个人，其中三个人临时调到肃反办公室去了，一个人半日工作准备考大学，一个人请产假。

能按时工作的只剩下19个人。

四个人作干部工作，15个人按工厂、机关、学校分工管理建党工作，林震被分配与工厂支部联系组织发展工作。

组织部部长由区委副书记李宗秦兼任，他并不常过问组织部的事，实际工作是由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掌握。

另一个副部长负责干部工作。

具体指导林震工作的是工厂建党组的组长韩常新。

韩常新的风度与刘世吾迥然不同。

他27岁，穿蓝色海军呢制服，干净得抖都抖不下土。

他有高大的身材，配着英武的只因为粉刺太多而略有瑕疵的脸。

他拍着林震的肩膀，用嘹亮的嗓音讲解工作，不时发出豪放的笑声，使林震想：“他比领导干部还像

## &lt;&lt;短篇小说精选&gt;&gt;

领导干部。

”特别是第二天韩常新与一个支部的组织委员的谈话，加强了他给林震的这种印象。

“为什么你们只谈了半小时？”

我在电话里告诉你，至少要用两小时讨论发展计划！”

”那个组织委员说：“这个月生产任务太忙……”韩常新打断了他的话，富有教训意味地说：“生产任务忙就不认真研究发展工作了？”

这是把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，也是党不管党的一种表现……”林震弄不明白什么叫“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”和“党不管党”，他熟悉的是另外一类名词：“课堂五环节”与“直观教具”。

他很钦佩韩常新的这种气魄与能力——迅速地提高到原则上分析问题和指示别人。

他转过头，看见正伏在桌上复写材料的赵慧文，她皱着眉怀疑地看一看韩常新，然后扶正头上的假琥珀发卡，用微带忧郁的目光看向窗外。

晚上，有的干部去参加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，有的休息了，赵慧文仍然赶着复写“税务分局培养、提拔干部的经验”，累了一天，手腕酸痛，不时在写的中间撂下笔，摇摇手，往手上吹口气。

林震自告奋勇来帮忙，她拒绝了，说：“你抄，我不放心。”

”于是林震帮她把抄过的美浓纸叠整齐，站在她身旁，起一点精神支援作用。

她一边抄，一边时时抬头看林震，林震问：“干吗老看我？”

”赵慧文咬了一下复写笔，笑了笑。

林震是1953年秋天由师范学校毕业的，当时是候补党员，被分配到这个区的中心小学当教员。

作了教师的他，仍然保持中学生的生活习惯：清晨练哑铃，夜晚记日记，每个大节日——五一、七一……以前到处征求人们对他的意见。

曾经有人预言，过不了三个月他就会被那些生活不规律的成年人“同化”。

但，不久以后，许多教师夸奖他也羡慕他了，说：“这孩子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除了工作，就是工作……”他也没有辜负这种羡慕，1954年寒假，由于教学上的成绩，他受到了教育局的奖励。

人们也许以为，这位年轻的教师就会这样平稳地、满足而快乐地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。

但是不，孩子般单纯的林震，也有自己的心事。

一年以后，他经常焦灼地鞭策自己。

是因为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，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会议的召开，还是因为年龄的增长？

他已经22岁了，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作过一篇文，题目是“当我××岁的时候”，他写成“当我22岁的时候，我要……”现在22岁，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，没有功勋，没有创造，没有冒险，也没有爱情——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做过。

他努力工作，但是他作的少、慢、差。

和青年积极分子们比较，和生活的飞奔比较，难道能安慰自己吗？

他订规划，学这学那，作这作那，他要一日千里！

这时，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，“当我22岁的时候，我成了党工作者……”也许真正的生活在这里开始了？

他抑制住对小学教育工作和孩子们的依恋，燃烧起对新的工作的渴望。

支部书记和他谈话的那个晚上，他想了一夜。

<<短篇小说精选>>

编辑推荐

《60年短篇小说精选》是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